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之六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湯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詩

風雅頌之義

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兎罝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詩傳

風雅正變之分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也

至鵲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同上

風者民俗之歌謠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而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同前

勸懲得情性之正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同前

感善心懲逸志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而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朱子語錄

優游含蓄之意

詩雖或主於譏諫然其譏是人也亦必優游含蓄微示所以譏之之意然後其人有以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探其隱慝而播揚之既無陳善閉邪之方又無懇切諷諭之誠則正恐未能有益於其人而吾之言固已墮於媟嫚刻薄之流而先得罪於名教矣夫子亦何取乎爾哉 語或問

美刺風諭之旨

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風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嘆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 同上

二南詩之正風

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敎天下後世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同上

詩之作者非一人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文公語錄

詩者古之樂

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名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繫之鄘邶音者繫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之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自為大雅小雅也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文公語錄

雅有小大正變之分

問二雅所以分答曰小雅是所繫者小大雅是所繫者大呦呦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問變雅曰亦只是變用他腔調爾同上

風雅隨時而作

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同上

六義之說有三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孰為雅孰為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事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焉一說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為風可以為雅可以為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

也同前

六義之體不同

所謂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也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是也至此興賦又別如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如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釣起因而接續者興也引物為況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同前

比興之義不同

詩之比興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卻淺興意雖闊而味長同上

詩之為興不一

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詩尚有此等詩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別借此說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無

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同上

【假物興辭之意】

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都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亦是觀今之將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同上

【笙詩有譜而無辭】

由庚白華等乃是笙詩有其譜而無其辭者也同上

【無邪者詩之全體】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段無邪耳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亦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為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為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耳唯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同前

美刺可以為勸戒

問思無邪曰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同上

美刺不足以盡詩

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時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說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是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持放鵰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為情性之正同前

詩中頭緒多

詩中頭項多一是音韻一是訓詁名件一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看方得同前

詩至夫子而復舊

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如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云各得其所則是還其舊位同前

聖人只是刊定

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聖人當來看定好詩便要興起人之善心不好詩便要起人羞惡之心皆要人思無邪蓋思無邪是魯頌中一語聖人卻言三百篇惟魯頌中一言足以盡之同上

詩序失詩人之本旨

今人不以詩說詩卻以序說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善處同前

讀詩當求其意

讀詩者須當諷味看詩人之意在甚處如栢舟綠衣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得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節於其君子之不得於其父弟之不得於其兄朋友之不相信處之皆當以為此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則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是詩中一大義不可不理會得也同

讀詩全在涵泳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得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意思自足同上

讀正文自見其意

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

說得蓋只將詩正文讀自見其意今人都緣這序少間只要說得序通却將詩意來合序說却不要說教詩通（仝上）

看詩自有次序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叙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人費盡氣力做尚做得不好（同上）

樂爲詩而作

蓋以虞書考之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詠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之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爲多（同前）

志者詩之本

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語錄）

聖賢以志求詩

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上同

樂聲不足以盡詩

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為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為樂聲之應為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上同

詩具天人之理

凡詩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滛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

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便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詩集傳序

風者民之歌謠

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為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膽肺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歌於歌詠故當作樂之時列為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文公答潘恭叔

雅鄭二者之別

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槩以風為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為法存其惡者以為戒無

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文公答呂伯恭

刪後無詩之喻

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文公答范伯崇

齊魯毛鄭之詩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多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說詩多以意會

今人說詩空有無限道理而無一點意味只為不曉此意耳語錄

詩說者不一

燕燕之詩毛氏以為衛莊姜傷己韓詩則以為衛定姜歸其婦送之而作鄭康成注禮記又以為衛獻公不禮於鄭姒鄭姒作此詩謂當思先君獻公以待寡人。柏舟之詩毛氏則以為仁人不遇韓氏則以為衛

宣姜自誓所作自孔子既沒之後世之學者各以其所聞而傳之故自說所以不一也

詩之章自相反

江有汜之詩既以為美媵也勤而不怨嫡能悔過也而其下文云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載馳之詩既以為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又言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野處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如魚麗之詩序以為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既以為文武之詩棠棣之詩又曰宴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此又成王之詩也非一人所作甚明矣

論詩次序先後

夫去而遺之還則勞之先遣後勞則皇皇者華當在四牡之前孔氏曰使臣往返非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孔氏以伐柯九

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以為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詩之先後孔氏之說亦一見也云云載馳衛懿公之詩乃在文公之後皇華遣使之詩乃在四牡之後豳風破斧乃在東山之前雖顛倒如此然四牡之詩但言人君之勞使不可不知勤勞皇華但言使臣之出不可不詢咨若詩之本意如此不必泥先後之序也

風雅頌之用不同其實則一

詩之別有三風者風也本其風俗之美惡人情之去就為之詩因鄉飲射而歌之以風其上故曰風雅者正也言朝廷政事得失教化隆衰為之詩因朝廷政事宴而歌之卒歸於政故曰雅頌者容也發潛德之幽光揚先人之功烈為之詩因郊廟祭祀而歌之盡其形容故曰頌三者其用雖異其所以使之手舞足蹈而不知樂而不淫勤而不怨安於禮而不敢辭者則一也

風雅頌之別

詩大序雖出於後人傳益而其妙處實有孔子源流蓋夫子嘗為子夏

子貢之徒言之後人得其緒餘合為一篇之序也如詩有六義曰風賦比興雅頌非孔門不能道蓋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用也以賦比興加之風雅頌之中所以風多比興雅頌多賦也予嘗為之說曰鄉黨之詩曰風故二南諸國之詩皆鄉黨人為之歌於鄉射鄉飲蜡祭或因諸侯之貢或因王人之采達于太史而比其聲音於大師氏後世因為嘗樂今儀禮所歌二南諸詩是也朝廷之詩曰雅蓋王朝卿士或太史氏為之或大賓客大朝會或燕享時歌之大師氏類以為樂章今儀禮所歌鹿鳴文王曰華南陔諸詩是也郊廟之詩曰頌亦公卿大夫與太史為之周公諸人作周頌正考父之於商頌史克之於魯頌於郊祀明堂常祭宗廟時歌之而各有所主如清廟主文王執競主武王思文后稷不得而易非如雅詩可以通用也後世學詩不知風雅頌之聲與其所用者不同而妄為之故郊廟之詩間有作者而風雅詩絶不聞以古諸侯之邦人皆能詩國皆有史遂得轉而上於國久矣何彼穠矣是也第不當在召南擱而下四篇非魯人為之蓋請於朝天子命史克作之以追美僖公因歌於廟而列之頌此又詩之變著孔

子曰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蓋故其自然初非以是為襃貶也而序詩者以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有一定不可易而雅之小大由於政則有大事載之小雅小事載之大雅者故凡大序之論詩有出於後人混淆之辭不敢盡言

引詩句以正風雅頌

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有一國之政事者謂之風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諷諭之言者皆謂之風也如文王曰咨咨汝殷周之類是也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其正言天下之事也然後謂之雅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謂正言其事者皆可謂之雅也如憂必悄悄慍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是也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其形容天子之盛德然後謂之頌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稱頌聖人之盛德者皆可謂之頌也如吁嗟麟兮吁嗟乎騶虞之類是也風也雅也頌也皆分在於三百篇之中故學詩者不當泥四始之故必求之六義可也

詩之譏刺以微諷

棠棣之詩所以閔管蔡也所陳者文王之事而已未嘗直閔其失焉大田之詩所以刺幽王也所稱者乃成王之美而已未嘗直刺其惡焉雄雉之刺亂則曰百爾君子而已隰有萇楚之疾恣則曰樂子之無知而已

聖人不刪淫亂之風所以示戒

淫亂之風非美事也而孔子刪詩不去而存之者所以示鑒戒於天下也亦如春秋三百餘年簒弒之事亂臣賊子一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而唐太子弘授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殺其君頵而更授他書是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近世有建言經筵以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

詩於一篇之中或有二義

氓之詩曰刺淫佚又曰美反正是刺之中有美也庭燎之詩曰美宣王又曰因以箴之是美之中有箴也終南美襄公又曰因以勸戒之常武

美宣王又曰因以為戒是美之中又有戒也○詩有美刺然惡閔傷規誨而一篇之中或有二義汝墳閔而有勉隱其靁勉而有勸坻刺而有美抑刺而有警揚之水然而有思庭燎美而有箴

大功之君雖小失不足譏刺

宣王之詩凡二十篇其所稱美者衆矣然庭燎曰箴沔水有鳺鶴鳴曰誨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四篇皆曰刺者盖大有功者不能無小失也孔子删詩並録其功過俾後世知大功之君雖小過不免譏刺也

聖人叙詩正名而已

平王天子也其政不足化天下則其詩列於風僖公諸侯也其功亦可以告於神明則其詩列於頌聖人之叙詩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逸詩

司馬遷云古者逸詩三千餘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孔穎達則以為傳記所舉逸詩絶少史記所言盖司馬遷之謬歐陽又以為圖觀之宜不啻三千也

樂官以詩諫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古之樂官掌誦詩以納諫也

詩之有刺出於不得已

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嘆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不可則沔水以規之規之不可則鶴鳴而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諸詩以刺之然則刺其君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

詩人思古以見今

昔者詩人之傷幽厲也不暇言幽厲之失而詠歌文武成康之隆三嘆而不已者蓋思古以見今之失也

鄭氏訓詩之失

鄭氏之學長於禮而深於經制至于訓詩乃以經制言之夫詩性情也禮制迹也彼以禮訓詩是按迹以求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歟緑衣之詩鄭以為褖不諫亦入鄭以為入於宗廟狼跋狀周公安閑

自得於詭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遜庭燎見宣王有怠政之漸而鄭以為設雜人之官諸類此者不可悉舉豈可謂之知詩邪潁水文

群書考索卷之六畢

別集

群書考索卷之七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詩

詩不始於周

先儒謂詩三百篇其始終皆在於周嘗試論之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寓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虞詩曰詩言志歌永言當是時詩之義已終矣至於太康逸豫而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傷今而思古變風變雅之體已備矣商頌十有二篇而詩之爲詩者已極其至然則烏在其始於周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我前輩謂天下未嘗一日不趨於文至周而後大備此說盡之 黄山谷文

觀詩之法度先平易其心

張横渠云詩之情性温厚平易今顧以崎嶇求之以艱難索之則其心先狹隘矣惟平易其心則意思廣大此知味之學觀詩之法也 同上

詩不過發乎情性

六義者學詩之筌蹄而非其至也故夫知感而遂通之理於寂然不動之先知喜怒哀樂之理於渾然未發之際則三百篇之詩一詩也噫明乎太極則六爻一爻耳明乎皇極則九疇一疇耳明乎情性則六義一義耳 同上

詩出於小人

嘗觀於詩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人之祕匹夫匹婦皆得肆言之聖人為詩而肆匹夫匹婦之言宜若積其輕君之心至於幽厲之小雅邶鄘衛陳鄭之風直諫而不許顯譏而不疾相與攜持去之而卒不忍然後知聖人使之言而民猶不敢盡言而況敢叛是故湯武之興其

民急而不敢先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湮鬱之氣舒而亡耶之氣不蓄也嗚呼詩不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之存亡天子之權烏乎春秋之亡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 公前

三千古詩 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未知遷說何所據乎

司馬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繆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哉 六乙文

詩序乖亂 古詩無序詩序自卜商始或者又以為聖人之自序且序者所以總括詩人之旨意而冠於之首者也使學者觀之則可以明詩然不知文王一人爾在周南則以為王者在召南則以為諸侯何也太姒一人亦在周南則以為夫人何也其他乖戾未易枚數請因其類而復詳言之

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為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

彈射後儒又有啖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若乃詩序之作既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後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為出於子夏妄者又直以為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求之況文之學又不得達詩序人之辭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即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及者之旨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後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班也然則詩序之為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為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為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王東西方諸侯於地得其詩故以為名二南之義蓋出於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謬妄之甚也既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為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為王者在召南則以為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則

以為后妃在召南則以為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
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
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息也夙夜在公者勤之王事也詩
之此語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為平故
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
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
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
行抱被與床帳進御之次序疏云疏君所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
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言者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之
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
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既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兎罝之武夫皆好
德而南亦與焉與十三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
安得有女懷春之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大姒之化只及
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況婦人果皆正絜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

有無感我帨無使尨吠之語序於此為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而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廣之游女不可求國風無以興也何以辨之據何彼襛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公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可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襛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雝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變白為黑於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懷於詩序瞶昧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人

為二南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何彼襛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於王黍離而列之於此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於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後世知詩為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聖人刪詩不為之序非不能為之也正使學者深惟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之意不若易春秋之微婉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遂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誣妄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於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定命不同則云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襛矣云曷不肅雝則云以成肅雝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嗚呼齊女文姜嫁于魯鳥獸之行終以弑夫戕國春秋屢書為戒萬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取齊桓公之霸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丘以譏之彼則去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為甚世人乃酷信之詩烏得

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於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其謬也

詩序非止於一人

以詩序為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詩序為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序考之文辭殽亂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何者史記作於司馬氏而日者等傳褚先生實補之漢史作於班固而古今人表曹大家實續之然則詩序之作謂專出於一人可乎始試論之詩有六義一曰風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太師之所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則見於戴經之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則見於書之金縢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見於戴記之緇衣文公不能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則見於春秋之左氏傳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郡為首則見於左氏之國語詩辭引援往往雜出於傳記之文而謂一人為之可乎若以沈重之言為子夏所作未必非敬仲若以范

牌之言爲敬仲所作則未必非子夏然則詩序果作之誰乎昔昌黎識
詩有曰子夏不序詩恩然後知詩序非子夏所作實出於漢之諸儒也

國風雅頌

詩有國風雅頌皆聖人所以辨尊卑盛衰之義其間不容顚倒錯亂也然王黍離一篇不當降之國風夫不當降而降之者是卑王室而尊諸侯也爲此詩者果知道乎請試言之

或論春秋謂鄭祭仲出忽立突春秋字之者以其賢而知權也又論詩
謂黍離平王之詩聖人列於國風者以周衰降之也私心頗不喜而深
疑之以至祭仲廢正立惡萬世之罪人春秋正當深誅之以懲後可得
反謂之知權乎平王之世周道雖衰猶爲天下之宗主聖人何得降之於
國風耶又知學經而究其旨然後知二者皆非聖人之意漢儒謬妄之
說聾瞽後學故也春秋因舊史何嘗以名字論褒貶彼公羊專家一字
之義見經字祭仲則不得不謂賢而知權豈有逐君之大惡聖人謂之
知權乎夫子刪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爲諸侯之詩彼序詩
者妄以風雅下尊卑見王黍離在國風則不得不謂降王室而尊諸侯
爲有王室之尊聖人輒降之乎烏乎自詩序之作詩雖存而亡已久矣

王室尚可降爲諸侯則天下豈復有理小人豈復有教乎謂詩之傳於
世吾不信也曾不知聖人刪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此直古人作
詩之體耳何豈有天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
體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謂之風者出於正可之語大槩小夫賤
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則非其淺近易見其辭則典麗
醇雅故也謂之頌者則直贊美其上之功德耳三者體裁不同是以其
名異也今觀風之詩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
相類既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既曰葛之覃兮施
于中谷惟葉萋萋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莫莫樛木三章四十
有八字惟八字不同螽斯三章三十有九字惟十二字不同芣苢三章
四十有八字亦惟八字不同甚者殷其雷三章七十有二字惟六字不
同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凡伯三章俱言之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風之體皆語重複淺近易
見知此若夫雅則不然其言典則非複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皆道之詣

士君子爲之也然雅有小大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復風之體然其語
間有重複雅則雅矣尤其小者爾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
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十有六章章十有二句者比
之小雅愈以典則非深於道者不能言也凡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
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頌則無有諷刺惟以鋪張勳德爾學者試以風之
詩與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雅之意以小雅之詩與大雅之詩
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大小之意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渾淆無別逮聖
人而後各得其所學者可無思乎彼序詩書者妄人爾不知此理乃以
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故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頌
則以其成功告神明其言皆惑既以風爲諸侯又以周南爲王者之風
后妃之德何耶借謂文王在當時尤爲諸侯故得謂之風而豳詩乃成
王之詩周公之事亦列於風豈時亦未爲王乎故謂黍離降則豳詩亦
降矣觀此言風之謬可知既以小雅蓼蕭爲澤及四海以湛露爲燕諸

矣六月采芑為南征北伐王者之政孰大於此又以小雅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大以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加於鹿鳴觀此言二雅之謬可知頌者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是矣何必告神明乎豈不告神明即不得為頌也既以敬之為戒成王小毖為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旨又不通矣今田夫里婦皆能言鄉土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人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或曰如子所說則七月鴟鴞之詩既出於周公周公之言安得不為雅而徒為風乎曰詩各有體七月鴟鴞之詩其言則文其體則風雖非婦人小夫之言而婦人小夫之體也此無足疑爲乎審夫此理則周平王之詩為國風不害為天子之尊魯僖公詩列之於頌不失為諸侯之卑尊卑之辨不在於此故也學者不察此徒信序詩之說反謂聖人降王室而尊諸侯豈不早哉

風雅正變 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而亦云有正有變是果詩有異體而聖人亦嘗為此言乎不然則漢儒序詩之失殆不可以不

辨也

漢儒序詩。不特言二南與風雅頌之失。又有謬者風ニ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ニ一也。亦云。有正有變二南之詩則為正風十三國風則為變風。文武成王之詩則為正雅幽厲則為。變雅有是理乎有是理聖人必言之矣盖彼不知風雅乃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體則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詩故。不得不以為正風謂二南之詩美詩多而其他國刺詩多則是。矣謂風有正變則妄也所謂之變風是無復美詩也又以淇澳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小戎美秦襄公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敎失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若衛武公鄭武公之德豈亦禮義政敎之廢失人倫廢刑政苛者乎讀淇澳緇衣之詩人愛之譽之如彼乃使與牆有茨南山行如禽獸者同謂之變風善惡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為小雅政之大為大雅而雅大有變則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今其序以小雅刺詩為刺幽王大雅刺詩為刺厲王犬戎之禍西周以亡幽王之失猶為小乎惜

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為美如野有死麕何彼襛矣
之類皆以為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為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
皆以為思古是也詩人若傷今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譏今之失今觀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詩惟述年穀豐盛祭祀受福
人愛君子之辭無一言不美無一事譏時何傷今思古之有盖其詩不
幸繼鼓鍾之後以鼓鍾為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為刺也彼其悖理亂經
如此學經者謹守其說而不悟不若不學之為愈也程元嘗問文中子
曰豳風何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
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皆
為小雅之變自民勞以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為大雅之變夫成王賢主
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
又誰當之鄭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惑於詩序其言之謬亦如此詩義
豈復存乎故予嘗曰黜左氏而後春秋明削漢儒之序而後詩義著達
者或以為然

正風變風

明天子在上天下統而為一當是時也歌詠功德皆歸於王者諸侯不得有正風及其禮廢教失政異俗殊民各歌其君之善惡則變風興焉然周召為正何也曰在商則為變在周則為正也

先王之澤尚存於變風

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特以考其情性又將以攷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如綠衣傷己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傷兮擊鼓傷士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貽伊阻徃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但曰苟無饑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

列國之風有自來

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

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滋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此理勢然也

觀變風而知王澤

自吟詠情性言之則變風之發乎情乃民之性自達於事變懷其舊俗言之則變風止乎禮義乃先王之澤也觀衛女之思以禮共姜之誓以義蝃蝀無齒不在所齒慕門不義必在所惡則所謂止乎禮義者皆然矣先王盛時其流風美意能使後世婦人女子小子小夫賤隸皆能自致於禮義之中不敢以私廢公不可以恩忘義則王澤所漸不既深乎

。禮義見於人主之教化則天下不復有變風惟禮義廢於朝廷而著於詩人之吟詠此變風所以作也蓋天下之公議當在上而不當在下今周之所以為禮義者不存於周而存於詩人周之為周可知矣

周南無周公之詩召南有召公之詩

周南無周公之詩而召南則有召公之詩何也蓋周南天子之所都天

子在上周公不得專有其美者也召公專主諸侯則南國之教得以播召伯也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周公近召公遠此二南之詩所以異歟

陳古以諷今則曰風

十二國風莫非風也而鄘之祇王之君子于役鄭之羔裘齊之盧令獨以風者蓋其辭言古之君子而其意所以諷今優游而不迫切尤得風之體者也

二南不可以異觀

詩分二南蓋周召分陝而治當時采詩者得於襄漢之東者為周南得於襄漢之西者為召南小旻之及下無異於螽斯之不妬忌摽有梅之男女及時無異於桃夭之婚姻以時何彼襛矣王姬肅肅無異於麟趾公子之信厚野有死麕之惡無禮無異於漢廣之無思犯禮故二南不可言遠近教化不可言淺深周召不可分聖賢也

論變風次第

自邶鄘衛之有變風然後知諸侯擅相吞滅衛首并邶鄘之地而不稟命於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王政不行於諸侯而僅行於境內也自鄭國之有變風然後知畿內之封亦廢法失道而不能自保自齊國之有變風然後知君臣上下之分失而人倫遂至於廢亂矣夫如是則天下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雖魏以舜禹之都唐以帝堯之國而風化義禮亦消亡矣此魏唐之變風所以作也禮義消亡則夷狄交侵而天下相胥為夷矣此秦之變風所以作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雖陳以有虞之後亦不能以自存而危亡至矣此陳之變風所由作也懼危亡而思周道則曹檜之風作亂極而治危極而安反之以周公之道斯可也於是乎繼之以豳焉此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

正家而天下定

二南為王道之基蓋正家而天下定故也龜山

二南之化有淺深

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時美其道或微至於

糾糾武夫兎罝之人遠至於江漢大賢之域又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然此所以為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也夫事出於二人而風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所施有遠近故也

王國有風非孔子所貶

或曰平王之國不雅而風貶之也天子不正名諸侯不勤王朝覲不同不備包匭青茅不入天子擁虛器於上號令不及於天下則亦與列國等耳故夫子降平王之詩為國風傷之也吁是豈吾夫子之心哉夫子作春秋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周室而使天下知有王也而乃復於詩而降之乎蓋黍離之為國風自周太師采詩之時已然矣而非孔子名之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上之音耳而非天下之正音也故曰王國風豈以王不正而遽降之哉

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蟋蟀周儉之詩也而曰好樂無荒蓋有以禮自娛樂之意考槃述窮處之詩也而曰永矢弗諼蓋有咏歎不忘君之意君子于役風危嘆之詩

也而曰苟無饑渴盖有臨難無苟免之意泉水之衛女思歸而能以禮
載馳之夫人思歸而能以義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於此可見矣故觀
詩人喜怒哀樂之中節者尤當於變風觀之 黃山谷文

齊侯封衛 諸侯攘狄而封衛可謂仁矣齊侯之仁見於詩孔子且列諸齊而反列諸衛何也

孔子之意而人莫之知也盖孔子不與齊侯之封也封衛齊侯也詩列
以見諸侯之仁在衛而不在周也苟列諸齊則齊侯之行正矣 偏志

王風閔周 王風閔周之詩四而君子陽陽曰閔周何也

或謂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為墟文
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周也兵敗禍結此兎爰所以閔周也
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所以閔周也周家有是三者閔之宜矣
君子陽陽之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盖君子猶未至也
何遽閔之訊荅曰序此詩者其知道乎國家之患莫大於有君子而不
能知小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為盡心未害也至於君子不
盡心以求苟免熟視於禍而不肯救者國必亡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嘆

而傷之也彼黍離兎爰中谷之亂苟有君子其至是乎伊川

七月公劉之詩

七月之詩周公作也公劉之詩召公作也七月陳王業公劉戒以民事其意等也周公作之戒成王召公作之亦戒成王七月之興當既王之後公劉之興亦當既王之後貞詩作之也然而七月則繫爲豳風公劉則入爲雅何也

先儒以爲周公遭變故七月爲豳風召公無變故公劉爲大雅其然乎其不然乎豳風者名之爲豳實周公詩耳周公之詩何必名曰周公國風而曰豳乎周公畿內國也畿內諸侯止繫於王不得列爲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何不編之雅與公劉之相倫公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矣不得編於雅矣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王娑原

周公之詩曰豳風

管蔡流言成王信之而疑周公於時周公作七月之詩歷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使成王知積累之艱難女比而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己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凡以重王業之艱難故也後人因鴟鴞而下六篇附之盖上不敢附天子之雅下不得列諸侯之風故繫之以周公之

事而備其本末云耳

豳詩正朔之辨

太甲三篇伊尹所作也君子觀中篇三祀之文則知其為商人紀年之號月令一篇漢儒訂正之也君子觀篇首太簇之律則知其為漢人建寅之正然則讀周公七月之詩而不知為周之正朔其惑滋甚矣蓋周正建子與夏商之時異豳人風俗又與中國之地不同豳公之為是詩實所以紀豳風而述周正也且周之七月今五月也在堯典則為星火之候故豳詩以流火驗之豈非為周之七月乎周之九月今七月也在月令則為飭衣之候在豳詩則以授衣證之豈非為周之九月乎至於于耜舉趾順其存烹葵剝棗適其時若以豳俗而驗之正如符契相合斷無毫髮差誤故陳寵謂周以十一月為春其有見於此歟或者則曰豳者岐山之北雖為戎狄之地然以十一月為春則時之氣候差而寒暑紊吁胡不反而思之乎驪山阬谷古戎地也冬日種瓜溫煥成實則十一月為春猶不可以是為證乎或者又曰豳詩固述周正矣康成之

參歷舉夏時參論之則周人未必不兼用夏正也吁又獨不反而思之乎周典一書鄭氏釋也釋太府則曰若漢司農釋司會則曰若漢尚書今以夏正而箋七月者又豈非漢行夏正特引是以為證乎吁故必知此而後可以讀周公之七月矣

宣王褒賞 宣王能褒賞申伯錫命韓奕詩人美之不為無意

崧高之詩止於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序止於能錫諸侯夫武王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誅討莫不如志爵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為盛哉天子之事固若是也一不能是則亂而已而宣王所能乃止於褒賞錫命詩人歎之如是者蓋周至厲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王且不能有國況能建國乎諸侯背叛結怨連禍況能親諸侯乎賞罰不行於上則褒賞申伯為可美錫命不行於下則賜命韓侯為可嘉天下出於大亂之後而能振起之以行天子之事是亦可道也伊川

檜無風

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將王褒周公之没比於先代故巡狩不陳其詩而其篇特不列於太師之職是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者謂孔子有所諱而削之然攷其當時為國大夫賦詩相屬及季子觀周樂于周皆無曰魯風者是說不通焉

致魯於頌 諸侯無正風正風者非諸侯之詩也且魯受天子禮樂其潛已甚矣而何有盛德之形容然聖人所以特致於頌豈無意哉

或問曰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是惡夫僭者非頌也聖人不得已而名之是聖人之微意也其原伯禽受天子禮樂乎以諸侯而僭天子吾從而目之即其志也且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耳是又何頌之有乎故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是亦未免乎強也是僖之政猶未全其德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其罪抑亦不知其頌從何而興耶夫頌之美者莫如文武而已聖人所以列為魯頌者得不示其強弱哉

商魯並頌 魯本不足頌而聖人列之頌者所以識其僭也若商頌者非魯頌之比而聖人特與之並列者何哉

詩有魯頌商頌何也蓋實僭天子今觀魯頌之事畧是為盛德而可告

于神明故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是頌則以周室既微明魯之強而僭也其商頌亡特附之而已故曰得商頌十二篇以此知孔子不欲絶一代之事所得而附之非有所褒貶也

群書考索卷之七 畢

別集

群書考索卷之八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王刋行
縣丞管韶校正

○經籍門

禮記

禮廢而後有書

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反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已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為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自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而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於書以

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而學者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 文公文集

古來流傳文字

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 語錄

禮記是解儀禮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二記便有冠義儀禮有婚禮禮記有婚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 同前

禮記諸篇之疑

禮疑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士及漢儒所裒集王制月令內則自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卻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

燕居表記緇衣儒行諸篇却自成一書樂記文章頗粹怕不是漢儒做

自與史記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同前

三禮舊為一經

前此三禮同為一經故有三禮學究王介甫廢儀禮取禮記以此知其無識同前

經三百儀三千

禮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體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酧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同前

禮記者禮之義說

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

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以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凞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與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乞脩三禮劄子）

禮記出於漢儒

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孟子先秦而生去孔子未遠猶謂古書之不可盡信況秦火之餘哉五經獨禮樂尤為秦之所惡絕滅幾盡今之禮經蓋漢儒裒集諸家之說傅取累世之殘文而後世立之于學官夏商秦漢之事無所不統蓋不可盡信矣嘗觀禮運雖有夫子之言然觀其冠篇言大道與三代之治其語尤雜而不倫夫聖人之所以持萬世與天地長久而不變者君臣父子而已矣苟無君臣父子則強者攖搏弱者駭竄人之黨將為禽獸之所勝其禍亂何如哉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卒以其說敗天下置天下之民於禽獸賴孟子出力而攘然後君父之教明聖人之道復存今其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如是而謂之大同又曰大道既隱天下為私各親

其親各子其子如是而謂之薄俗又曰禮儀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如是而謂之起兵作謀賊亂之本以禹湯文武之治謂之小康鄭氏釋之又以老氏之言為之證薄禮而厚忠信烏乎禮不出於忠信而安出為洪水

王制乖矣　王制之書古無有也漢文帝時令博士諸生制經作王制博士諸生果何人哉而能作此一書以為不刊之典以垂之傳今觀其書言爵位則竊孟子之文言官制則竊左氏之文言巡狩則竊書之文其餘則雜取公穀等說而益以已見正所謂不免而作也雜其言未必盡非要之甄悟者多矣夫其所謂王制者將周王之制乎抑夏商王之制乎以為周之制孟子之時諸侯以滅去其籍歷秦至漢博士諸生何從知之是周制不可得而據矣以為夏商之制則孔子之時已言夏商之禮不足證也以杞宋之文獻不足爾歷秦至漢博士諸生何由知之是夏商之制不可得而據矣三代之雜斷不得而據則所謂王制者采諸尚書孟子左氏公穀等文而附益之果足信哉

漢之博士諸生作王制特采尚書孟子左氏公羊穀梁等文而附益之其雜亂已甚矣請條其甚不可者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彼則以子男為二位而不及天子孟子以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彼則不言君之位而惟五等此則有異矣至其餘文則全錄孟子之文又以大

國次國小國無異制皆有上士二十七人孟子以上士中士下士各一位安得上士如此之多若諸侯上士皆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又當幾人乎此不可也若曰凡九州二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凡二百一十國併九州計之則爲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封諸侯之數不得知也其見於春秋者并附庸不過百八十國見於左氏傳者不過倍加之爾借謂僻陋小國無事見經與見吞於強大然安得千七百國之多乎又以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七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三十國古者畿內不以封建諸侯雖有公卿釆地所謂之百里七十里計九十有三國此皆不可也又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古無三監之官惟周武庚於商慮其扇亂乃命管叔蔡叔霍叔監之安得以國各有三監乎若周禮有立其監之語乃謂諸侯自監一國也引書與周禮爲據俱非此又不可又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狩之事雖因農隙以講武事然天子一日萬幾民勞不暇何

必三時親田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田而謂之無事不田曰不敬此又不可也又曰諸侯約則不禘禘則不嘗禘之為祭大祭也王者當禘其祖之所出乃謂之禘春秋書禘皆記其僭也何得為諸侯之祭乎若曰虞夏之制雖帝王異制不至以天子之祭為諸侯之祭也此又不可也又曰圭璧金璋不鬻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以至衣服飲食五穀不時果實未熟皆不粥於市市易著惟欲便於民市之有禁不過不使姦人飾行續慝以欺愚民爾雖布帛精粗與夫圭璋錦文等物何為不可鬻於市甲欲售之乙欲得之有司乃強為之禁又誰聽乎禁於公能禁於私乎此又不可也又曰夏后燕衣而養老商人縞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苟可以養老何必服色之不同又曰道路男子由左婦人由右車從中央苟可以從道路之無事何必左右中央之間若是之類皆詩書易春秋之所無漢儒以意言之雖若未有害於經然言有毫釐之差則成千里之謬王子雲作太元議者謂非聖作經罪同吳楚漢之博士諸生名氏無聞必不

過於子雲以夫子述而不作誅之亦不免吳楚之罪也

諸侯專征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由是言之則諸侯專征之説當不載之經可也然致之王制言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是專征之義於古未嘗廢也又豈王制乃漢諸儒不根之論不必深信而諸侯果不可以專征乎

諸侯無專征之義專征者大罪也以賜弓矢得專征伐者孰為此説也毛萇釋詩孔安國釋書鄭康成釋禮杜預釋左氏皆有是言也吁陋學相仍誤世亂教無以辨之則盜啓僭亂之萌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則害家凶國之道也凡人臣行一爵賞施一刑罰不由上命則為專作福威之罪況征伐大事人主重權諸侯方得弓矢之賜即可專之乎諸侯專之則非治世明主也治世明主則人不得而專也觀詩書之言尤於此致其辨焉仲康之時夏少衰矣而嗣侯之征羲和書謂之嗣征史官嫌其若嗣侯之專征必曰嗣后承王命徂征商紂之亂諸侯肆矣文王時為西北出車之詩以討玁狁疑若文王自討之也詩人必以謂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夫仲康商紂之世諸侯有所征

討必以王命詩書必明言之而惡其嫌況治世明主具以征伐之柄假
乎人惟夫東周無政日以凌遲諸侯始僭亂變相侵伐不由王命至其
中世大夫又執其權聖人傷之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
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蓋五
世希不失矣深以痛衰周之失政乃至於此也於是作春秋初則述諸
侯之僭中則述大夫之專此乃聖人之發憤柰何以為諸侯可得而專
乎彼諸儒之意蓋以弓矢為征伐之物既賜弓矢則得專征伐不知夫
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之弓矢及圭瓚蓋殊禮也賜之圭瓚也使得
為鬯以祭也賜之弓矢者使待王命而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弓
矢而後征賜圭瓚而後為鬯謂之然後未嘗不本王命安得謂專之乎
晉文侯有攘戎之大功平王賜之弓矢作文侯之命未嘗有專征之語
彤弓之詩亦以賜諸侯也但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亦未聞使之專征
也蓋諸儒不究詩書之旨特因王制之語而失之故耳春秋一經書征
書伐書滅書取書入書戰書圍書討無罪罪其無王命而擅行師也若

有弓矢之賜即可以出征則是時王室方尚姑息偃強大國亦得弓矢之賜何難一得所賜皆可專征其孰不可以專征乎若是天子春秋皆無譏也諸儒之說行後世恃強專恣者必以此藉口而無憚者矣故陋學相仍誤世亂教無以辨之則益啓僭亂之萌也或曰左氏嘗載管仲之言曰昔召康公命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此言又何也曰以太公之尊周室倚賴之使有王命得征伐五侯九伯可也何嘗使太公專之乎若晉文侯之子孫恃其先世得弓矢之賜齊太公之子孫恃有康公之言皆以專征諸侯是乃周成王平王教之僭而導之亂也嗚呼豈理也哉

不韋月令之書

月令之書鄭氏以為呂不韋所作蓋以孟夏有太尉文是秦官也季秋有來歲云是秦制也然可疑者秦始皇十二年不韋死至廿六年秦始并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方秦以建亥首歲而不韋已死數載矣然則月令不得為不韋所作矣借曰著述是書不必詳其人則其間文理是非豈無可以訾議者

月令之書出於秦漢之間拘儒陋學不知道者為之故唐柳子厚嘗辨其非矣曰事有當俟時而行者有不當俟時而行者而月令一反時令

則有災異此乃巫史之說雖聖人之道已遠古之儒者少有如子厚之知道也然惜其所辨者小至其大乖戾者未之辨也夫四時所主之帝所祀之處所祭之物天子所居之所所乘之車所駕之馬所載之旂所衣之衣所服之玉所食之穀與牲所用之器各謂不同此皆不經之語古無有也不為之辨為惑後人未知所終也東方之帝必曰大昊者出於鄒衍五運之說後儒推其相生之術以德始於木太昊主春夏火也炎帝以火繼木故主夏中央土也黃帝以土繼火故主中央秋金也少昊以金繼土故主秋冬水也顓帝以水繼金故主冬古者盛德之君多矣何特於此數君主四時又安知木德必始於太昊乎且既以黃帝少昊子也而乃當金父之間著德乃自異耶冠冕百王者莫如堯舜今乃四時之祀不及焉不知堯舜何愧於數君乎故知所謂四時所主之帝非也曲禮之五祀者曰戶竈中霤門行也祭法加為七祀古無有也惟見於漢儒之記禮兒於春則祀戶夏則祀竈中央則祀中霤秋則祀門冬則祀行以陰陽出入盛衰言之皆無理也陰陽之一出一入一盛一

衰乃其常理何用人祀戶祀門各以其時出入之乎故知謂四時所祀
之處者非也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此五臟屬五行不
易之理也今乃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何耶鄭氏曰
此以五藏之上下次之耳春為陽中於藏值脾二為尊據五藏肺最在
上若論其尊而在上則肺為先矣而反以脾為先使[illegible]五藏得其序已
無謂況又亂之乎故知謂四時所祭之物非也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向
明而治自有常居何至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元堂又裂
為太廟左右今以配十有二月為天室以配中央還徙往來莫有定止
皆無謂也天子所乘之車不過五輅或祀天或即位或田獵之事取其
宜爾何必春乘鸞輅夏乘大輅中央乘木輅秋乘戎輅冬乘玄輅而後
可耶天子所駕之馬亦不過選其駿者充閑廐備驅馳何必春駕蒼龍
夏駕赤騂中央駕黃騂秋駕白駱冬駕鐵驪而後可耶天子之旂為太
常畫日月龍章其上自有常色何必春載青旂夏載赤旂中央載黃旂
秋載白旂冬載玄旂而後可耶天子之服繪六章於衣以法乾綉六章

扵裳以法坤旨有常制何至春衣青夏衣赤中央衣黄秋衣白冬衣黑衣青衣黑衣赤色非法服況衣白類凶服而可乎天子之玉大圭鎮圭衡璜琚瑀其色皆白何至春服蒼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黄玉秋服白玉冬服元玉乎至扵五穀六畜之味何時而不可食今必春食麥與羊夏食粟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何耶古人制器方圜長短小大廣狹各有其度何可以時變易之哉今必春疏以達夏高以粗中央圜以閎秋廉以深冬閎以奄何哉故謂天子所居之所所乘之車所駕之馬所載之旂所衣之衣所服之玉所食之牲與所用之器四時各不同者皆不經之語也彼其意以謂王者行事必順時氣故推一旂一車一服一器不可有違是直陰陽家拘忌之說可以欺愚誑庸爾古者順時布政固自有道豈如是哉堯命羲和測四方之中星以授人時觀民析因夷隩則無一民之失所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毛氄毛則無一物之不遂何用區區然扵祀戶祭脾車旂器物之間哉使人君遵五常明五教以濟萬民以遂群物春不居青陽不乘鸞輅不駕蒼龍

不載青旂何害於治若彿人理達天道徒以衣服車旂順四方之時色豈有補乎周官書亦好為分配四時之說以青圭赤璋白琥玄璜禮四方其牲幣各依方色余嘗以為誠之所在必不然也況天子所服之玉必順時色乎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乎以為苟可致養必不然也況四時之牲又異於此乎昔者禹錫玄圭商用玄牡武王麾白旄周公用騂牛各以其宜爾何嘗論服色之異乎從月令之說是數者皆有意也孟子曰我知言凡詖辭之類孟子知之月令之書著為禮經為不可去者以知言之人不世出無有辯而闢之者也

月令不可專歸之不韋

以月令為周公所作者自蔡伯喈之言始以月令為呂不韋所作者自陸德明之言始愚嘗以二公之言而質之月令矣將以為周公耶以孟夏令太尉則太尉為秦官固非周人之所謂司馬也以季夏合百縣則郡縣為秦制亦非周人所謂鄉遂也以季秋受來歲之朔日則建亥為

秦正叉非周人之所謂建子也執是以辨蔡公則其說拘矣事以為呂不韋耶則參夷赭衣之世豈知孟春之所謂布德焚書滅學之世豈知仲春之所謂釋菜罷侯置守之世豈知季夏之所謂封侯執是以難陸公則其辨窮矣蓋周人月令已詳陳於七月之詩則此書斷非周公贅為之也今之月令雖用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亦未可專歸之不韋也然則此書始於何代作於何人乎曰補葺而訂正之者漢儒力也何以言之月令首篇曰律中大簇是漢建寅而行夏正實非周秦之時也仲春之月曰始雨水是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實非周秦之舊也若夫太尉之職郡縣之制漢實因之布德之詔釋菜之禮漢實有之受朔之事封侯之與謚之以漢初又得之此愚所以謂出於漢儒之訂正而欲與蔡陸二公辨

月令明堂 秦無明堂後人見月令秦呂不韋所作其間有明堂之文於是以為秦之明堂何也

按秦實無明堂但後儒見月令有天子居明堂之文以月令是秦相呂不韋所作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疑為秦之明堂耳然今觀月令明堂十

有三位無九室之說蓋聶崇義三禮圖誤取大戴九室之堂以為秦制也又鄭康成亦駁大戴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是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所益者非古制也噫鄭康成注禮記如月令是不韋所作春秋矣而月令豈有九室之文哉何以輒駁大戴九室以為出於呂氏春秋乎誠舛謬之甚也

周公明堂 成王幼周公為冢宰攝政以王命賞罰天下何嘗居非常之位乎明堂位乃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又曰周公踐天子之位果如是則周公即君尊矣其說何如

書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為詩以貽王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王百工群叔流言繼以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乃命之王邦之蔡書言公作詩以貽王言命之王而後封仲於蔡周公何嘗負斧依南向而立當時以為天子哉周公為天子則成王何以處此周公但攝政爾群叔且有不利之言使實踐祚而朝侯則豈止群叔流言而已哉謬之甚也又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

之禮樂此又不知禮之謬論乎嘗辨其不然爾魯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太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觀春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所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也何得謂魯得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之制孟子以魯儉於百里彼乃以為七百里周官以唐虞百夏商官倍彼則以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矣經違古莫此為重至其大可怪者乃曰魯之君臣未嘗相弒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春秋魯只十餘君隱於桓所弒子般閔公子赤皆見弒於亂臣昭公哀公皆見逐焉十二公之中而相弒害者已如此而謂之未嘗相弒盡彼未嘗一覩春秋故妄說至此後世不察乃據以為禮經彼之謬不足道也後儒酷信之者陋又居其下矣誠所達於理者削而去之則先王之禮可尋易春秋詩書之旨自彰明矣

魯僭禮樂 漢儒記禮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諭魯世世以天子之禮樂後世信之或曰此魯惠公時周平王命史角賜以郊廟之禮史角留為魯後為墨氏之學然則二說孰是

謂魯用天子禮樂其說皆非也夫周至成王而後制禮作樂教典始以
大明人皆知名分所在皆周公之力豈有周公方薨成王遽以天子之
禮樂賜魯始壞周公之禮典乎苟如是則周公謚當何稱葬用何禮必
王而後可也廟謚曰公葬禮亦公天子禮樂何用哉故成王非庸君伯
禽非妄人必不為此悖禮亂常之事以啓後世僭擬禍亂之門也或疑
其非成王時是矣然謂之平王賜惠公亦豈然哉彼其意以謂治朝賢
主則禮典不紊衰主孱君則賞賜濫行故疑在平王之世獨不思周轍
雖東魯在當時不過為次國大國有齊楚晉宋敵國有鄭衛陳蔡使平
王欲以私意曲賜加魯鄭衛陳蔡豈得無賜齊楚晉宋肯嘿然而已乎
彼肯以為上世無功德乎以晉文之伯襄王籍其功而反正其請隧則
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惠公於周平亦何有
哉可知其說亦妄意也二說既不可然則孰賜之曰未嘗賜之也其何
以然曰魯自為之也曰何以知之據經而知之也夫子曰天下有道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

不失矣此聖人傷衰周之亂作春秋之本旨也夫惟名分一不正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故諸侯僭擬相仍冠屨倒致無所不至隱公六年書曰初獻六羽言於是始僭樂而踰諸侯之制也又春秋五十有三年始書禘八十有六年始書郊以見僭禮樂之有漸也其後乃乘大輅載弧韣設兩觀舞八佾並用天子禮樂其勢至此耳豈惟魯哉晉作六軍僭天子之軍也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僭天子之禮也甚者吳楚直僭稱王無所顧忌春秋魯史也書一魯如此以見諸侯皆然先儒不究事意直以魯之所行為他國之所先故有成王平王賜之之說以魯為受賜則晉之六軍禘祀亦賜之耶吳楚僭號亦賜之耶觀此安知二說之非而魯自為之也然說者往往據詩魯頌曰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聖祖后稷以魯為合用盛禮也不知魯人安於僭竊非禮猥稱其君之功德惟恐不至若果魯之常禮何獨以頌僖公乎春秋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之畏楚甚矣而頌乃謂荊楚是懲春秋書公會齊侯等于淮以見僖公服楚之役而頌乃謂淮夷卒獲

以叔段之凶悪不弟而詩人稱其德音不忘其可信乎故史克之頌魯亦如曲沃人徒知洵美且仁文姜之淫恣逆亂而詩人稱其有樂盈而不知有晉人徒知有張敖而不知有漢懷其私恩而忘其大義也魯之不朝不貢無請於周久矣而謂史克請知周而作頌可知序詩者之妄也故於序則以祀后帝后稷為盛於春秋則以行郊禘為僭聖人刪詩存魯頌而不削者亦如存叔段文姜之詩使後世有見其非矣非謂其言之公當也學者不知此理反捨春秋而言魯頌不已惑乎

門例不同 鄭康成曰王有五門皐庫雉應路是也諸侯有三門庫雉路是也後世遂以為定制然考之經則不同天子當有六門諸侯惟有二門漢儒每以天子諸侯只降一等故天子五則諸侯三又攷之詩書爾雅則曰有畢門南門應門皐門正門質之王制未知孰是

嘗即天子門例之制而參之夫謂之皐者遠也明最在外故曰皐庫門則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則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則取其大也此五門各有其義也然書又有畢門者言自此至此而畢則路門之別名也周禮有中門者言居四門之中則雉之別名也爾雅又有正門者以其正朝所向則應門之別名也此不出五門之數若乃書

又有南門說者以南門即應門謂王者於應門向明而治也據康王之
誥自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畢公率東西諸侯入應門左右則是三
者見諸侯於應門而南門乃康王為太子始逆之門也不得以南門為
應門可知若如所說則詩稱古公應門將將諸侯既有應門則春秋不
當書新作南門以譏僭也或曰南門雉也雉文明之物而南明方故其
義相通若然則春秋何以旣書新作南門又書雉門及兩觀災其名又
不同乎由此以見天子五門之外又有南門不須後儒所計之數也或
又以南門非正門之數不足以為重故畧之也又不然書逆王世子必
於南門春秋譏諸侯不當作南門則其制甚非臣下可僭安得以為非
正門之數乎若夫諸侯之門鄭氏以為庫雉路據詩曰乃立皐門乃立
應門則古今為諸侯所建惟二門而已諸侯二門曰皐曰應此復何疑
毛氏乃云古公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謂諸侯不得有皐
門應門也或者因其說則以為詩以天子之禮追言之非也攷綿詩召
司空司徒立室家作廟社盡從古公為諸侯時之制曰古公亶父不追

尊古公之號而遷其公乃追易其門之號乎古無是理蓋先儒惑於明堂位言魯之制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則以諸侯有庫雉無皐應也不知明堂皆漢儒不知禮者之說一篇全載僭亂之典不足信也據春秋於僖公書新作南門於定公書新作雉門及兩觀是南門雉門兩觀皆非魯所宜今僭天子之制爾曰作者皆為不當作也若魯有其制春秋不書作矣至庫門亦諸侯所無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家語謂衛莊公之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失之矣故魯有庫雉衛亦有庫門皆諸侯之僭世儒不察遂據此以為禮則非也彼鄭亦惑也其釋明堂例以諸侯三門為庫雉路至釋綿詩則又以為皐應路是自牴牾志其前說耳且明堂位記魯人僭禮之盛然猶以魯惟有庫門雉門雖其名則非而未嘗以為有三門也至鄭氏始增多之而又自戾其說嗚呼周禮散亡非惟得鄭氏而無補且得鄭氏而愈亂也

三代忠質文

三治有定體質文迭尚也自帝王以來未之能易變而通之則其道久而無窮虞夏之質商周之文至矣記禮者載孔子

之言唯文質兩端至若忠之一語不過曰夏道近人而忠又曰周人近人而忠然未嘗明著忠敬文之說後世乃析而三之何也

謂三代所尚之政不同者誰歟漢儒之說也董仲舒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所繼之政當用此也漢繼大亂之後宜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司馬遷亦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莫若以忠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矣自三代而後學者皆有是說必欲忠質文之迭救而後天下可以無弊蓋自仲舒唱之也然求之詩書易春秋之經驗之孔孟之言則無是說也春秋之時周衰盛矣夫子乃曰周監於一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何漢儒厭周文之弊而夫子反從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僿而漢儒乃孜孜言之嗚呼陋哉漢儒之見殊矣聖人之旨後世傳非習誤莫有為之辨亦可怪也夫文者何古先聖王經世之道億萬載不易之理也粤自上古洪荒朴野之俗亦韋則君臣上下無别人倫不明斯人禽獸草木如也聖人有憂之乃為之綱紀法度典章禮樂以維持之使父子君臣夫婦兄弟莫不得其正故謂之文文也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

理而不相瀆亂也家恃以齊國恃以治天下恃以平天下一日而無文
則人倫廢天理亡不可違也是以書林堯為文思舜為文明禹為文命
夫子於堯亦曰煥乎其有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而為文物大中之道
始建也由堯舜至於三代天下日向於文蓋民之巧偽日滋天子防閑
之制俱密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堯舜為有間周之文比夏商為
尤盛上古捭豚燔黍君民並耕之俗至堯舜而始革堯禹茅茨土階卑
宮土墻之制至周人而始變是以孔子以周視二代獨郁郁也二代非
不日尚於文而不若周之大備由後世觀之謂之忠謂之敬可也若曰
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則非矣夫文果離於忠與敬乎忠與敬義可離於
文乎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言之三代之文
質故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觀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輯睦
順指如意則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
是以序詩者以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為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無綱紀
文章為厲王之亂使周衰斯文不廢則冠昏享射之制存而乖爭之俗

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而僭强之國不聞矣國家宮室車旅衣服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賞罰政令紀律之既行則統御之權不失矣豈在於亂乎所以聖人必欲從周者以為救有紛著莫若用文之為先也柰何反以三代各有所尚而周衰為文之弊耶如漢儒之說是堯舜之時天下已文矣夏商乃厭文之弊而從尚古之質至周復以文救夏商之弊且秦燔典籍漢復詩書豈非以文之無益耶尨而郊之謂之敝弊其說不可長也蓋在意以周之文為煩文末節之紛紛故過為此說爾韓退之唐之人傑也疑若可與語此其作本政乃曰周之政文既弊也後世不知其弊其有作者黜文文貌而忠質則道之行其庶乎蓋亦習聞此陋說也退之如此他尚何望不為之辨則帝王經世之道不明於天下深美夫子從周之意漢儒誤周之說吾於此亦未知其所止也

儒行六言

儒行一篇孔訓也然伊川程氏謂曰此篇全無義理後世游說之士所為誇大之語然乎否乎

儒行非孔子言也盖戰國時豪士所以文高世之節耳其條雖十有五

然文意重復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平居自重謹能處貧約臨事有守奪發不顧忌不苟合以至視利祿如土芥容人愛士以身徇朋友其餘亦常事考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說多過其施於父子兄弟夫婦若國若家若天下美之道則無見矣聖人之行如斯而已乎或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為而言也曰將自謂大以搖其君豈所謂孔子哉李泰伯

大射之義 古人以所射之禮謂之侯不必過求其義漢儒所作射義乃曰射侯者射為諸侯之射而侯取諸侯之義鄭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此說誠可信乎

自漢儒以私見臆說作射義曰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其於古人所射之禮謂之侯者其義已失之矣及鄭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此說抑又甚焉天子之於諸侯其初皆其兄弟子姪其後繼世或祖父之列其在異姓必功德之後或甥舅之國天子待之不曰伯父叔父則曰伯舅叔舅必親之敬之賓之友之無敢失禮而後責其臣順豈有諸侯之事以禮物

以射諸侯之義不亦禽獸之仇讐也哉如此則待之不以禮臨之不以仁欲使諸侯之服乎周萇弘嘗以諸侯不朝乃設貍首射之貍者不来也欲以警不来者晉人怨殺萇弘而愈不服夫供一射不来之獸已犯諸侯之怨如此況天下諸侯無忠邪無賢否王室不禮待之無故開嫌召釁寓意所射之物何為乎且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天子固服諸侯矣何待一射之中若其不中則不能服之可乎天子建諸侯必有大功德使之世嗣今乃謂諸侯中之則得為諸侯愈無理也豈有無他功德但大射一中便得列士乎鄭氏之陋說蓋出於射義曰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言固非矣然其意蓋謂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使射中者得與於祭則君有慶而益地不中不與於祭則君有責而削地得為諸侯者以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者以有責也鄭氏因其說直云諸侯以下射中則得為諸侯尤不可也昔晉侯齊侯相與投壺晉人謂寡君中此則為諸侯師齊人謂寡君中此則與君代興皆中之識者謂晉人失辭晉固為諸侯師矣何待中壺為雋耶自是齊人背晉

干戈相尋投壺之語有以啓之爾也此知古人射侯必不取諸侯之義
天子諸侯射之必不如鄭氏所說明矣然射義一篇非獲古人之辭其
自言者皆非也射者特一藝爾人事之最末也稷契伊周未聞其能射
也羿逄蒙由基之徒能射者果何若人乎今而曰諸侯歲貢士於天子
天子試之則謹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中多者得與於祭不然不
得與夫禮樂不有於內而徒行於弓矢之閒吾見貌堯舜而心跖桀者
不可辨也古之取士者未嘗不聽其言觀其行而試其功而後不失人
未聞以射爲先也惟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五物詢衆
庶此雖漢儒臆說而猶在賓與三物之禮也然所以啓鄭氏之妄談二
禮之中禮或曰古者不以射禮取士何謂侯以明之乎曰此二禮所據
以爲說者此也舜曰欽四隣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舜爲此言豈爲當世士君子發哉若夫四隣之臣
世之小人其有不在庶頑之重罪者則猶可搠拭而勿棄之侯以明其
蔽撻以記其過又書其非幾與之並生舜謂侯與撻同施是直小人

者爾烏有賢者但試以射又揵其過耶據此而謂古者選士之法則揵以記之亦舜取士之意乎知此漢儒之說謬妄尤可知也

五運之說

六天五運出於漢儒不經之語前此未之聞也然六天之說未幾而攻之者衆五運之說乃至於今牢不可破何也今試攷之則有曰五行相勝者有曰五行相生者夫相勝相生義各有主未知可以辨否

事有出於後世不經之說百代莫之能明者六一五運之類是也六天之說出於讖緯自鄭康成據以為禮由是世咸宗之五運之說出於鄒衍陰陽家自燕秦采其術由是以為常經嗟夫大道無傳周禮不作至使讖緯之學陰陽家者流得以爚亂彝典豈非學古議禮之失歟然六天之說王肅長孫無忌之徒固能力攻之矣而五運之陋自漢張蒼公孫弘之徒皆用其說猶無足怪而名儒賈誼司馬遷劉歆之徒咸附益之宜其根深而不可拔牢固而不可破也今攷其說有二賈誼公孫弘倪寬司馬遷之徒則本五行相勝之說向歆父子則以五行相生為論言相勝則以前世帝王皆後代勝前代帝王皆後代勝前代火能滅金即以火滅金金能尅木即以金伐木夫帝王之有天下豈以一人之私

求勝於前代也哉堯舜禹之相遜蓋不得已而履大位湯武之征伐亦
不得已而應天命皆無一毫私意今乃推五行之相勝是以末伐爭奪
之事而為帝王之舉豈不謬哉故漢儒以周當木德秦人以為水乃用
水德以勝之更名河曰德水秦人自以為水漢儒必欲以二勝之至太
初遂更順黃德夫秦之暴虐專以干戈魚肉諸侯而後能以并海內秦
人推五行相勝蓋有以也漢高之興雖以征伐然討定暴亂亦秦民湯
武也漢儒賈誼司馬遷不能述漢興撥亂之功反用秦人相勝之說此
何理哉逮至向歆又論五行之相生曰帝出乎震故伏羲始受木德木
生火故炎帝以火繼之火生土故黃帝以土繼之由是相推而至於漢
是謂以母傳子也然亦甚不可也既以黃帝為土德必昊其子也何得
又自為金既以帝嚳為木德帝堯其子也何德又自為火父子之間乃
自異乎若是則商周傳數十世一世為一德不幾紛亂之甚耶秦人雖
不德然得正統之傳今乃以漢德之火上承周德之木置秦於閏位比
之共工其可乎蓋二說並行各務伸其已見為相勝之說則不得變周

之木為火為相生之説則不得不置秦於閏位夫詩述堯舜三王之事詳矣未嘗見其自謂五德何尚報德何施今因一陰陽家之説甲以為相勝乙以為相生妄相配令初不由前代帝王所自為嗚呼何其謬之甚耶且一漢之興都見神母之祥則以為火德驗黃龍之見則以為土德攷河決之符則以為水德三者宜何從乎黃龍見於成紀文帝以公孫弘之言為驗乃詘張蒼之議不知臣與蒼俱妄也特幸一言之中爾又帝初不從賈誼易服色之言及聞公孫弘之説則喜之未可為不惑者班固譏賈誼請色尚黃其術已疎而已乃依歆向相生之説以文帝之賢班生之學終不免於此吾是知鄒子不經之言後世雖孟子復生可不攻而去之也

群書考索卷之八 畢

別集